

善用自建天文館 老師自學成專家

沙呂辦天文科 啓導學生

香港被評為「石屎森林」，鬧市地區光害嚴重，不少市民與星空無緣，更遑論天文觀測。近年新高中學制加入天文選修科，惜初中及小學尚未成立有關獨立學科。沙田呂明才小學於去年自資建成全港首個民辦天文館，並於本學年起首辦天文、科學與科技課程。該校校長強調，天文教育有助讓「港孩」學會謙卑；又由於天文科的學習涉及對新知的探索，能啟發學生自學和活學的能力，與現代社會的教育理念不謀而合。

香港商報記者 李素瑩



該天文館由學生家長及社會人士捐款200萬元興建，為圓柱形建築，配以圓拱形，直徑9米，高7米。館內設有圓形天幕，採用流動數碼立體星象館系統，可利用投影機投射出模擬星空、天文影片和圖片，配合音效及導師即場講解，學生躺臥地面觀看天幕影像。

冀港可出太空人

校長薛鳳鳴表示，天文館由前校長鄧薇先倡議興建，「鄧校長很希望香港可以出一個太空人」。薛坦言，自己從來未有此一宏願，卻相信天文教育有利兒童品德的發展。香港是人多，大自然少的小島；惟在外國，居民經常要驅車橫越千里平原，龍捲風的威力更讓人折服，使人自感渺小，學懂謙卑。

「香港的小朋友撲下燈罩就有燈，會覺得自己好犀利。如果佢睇吓宇宙有幾浩瀚，就會知道人係幾渺小。這是我啞下一代所需要的，如果佢哋可以看遠些、廣些，就可以合乎中道。」綜觀香港的天文教育，她慨嘆多年來均無甚進步，學生只知道書本上扼要的知識，未能更深入了解。

天文成小學常規獨立課

本學年起，該校在小學常識課程上抽出科學部分，開辦「天文、科學與科技」科，以獨立科目形式作為小一至小六常規課程，有別於天文科在過往只屬於常識科的其中一個課題。

「作為通識去教就係要通識都識，結果就一定唔識。」她認為，天文學是一個專門學科，需要專門知識，並非簡單的培訓可以滿足。

「想要求常識科老師在每一科都係好難，有啲老師係科學叻，亦有人文、經濟叻，你要求天文老師去教科學已經好難，何況教天文？」該校將常識科課程分門別類，由9名老師專科專教，其中3人專責天文科，以便將人才收窄，提升專科老師的個人信心，能更具體地教導學生。

天文教育亟待提升

在沙田呂明才小學任教天文科的曾睿德老師表示，學校運用電腦軟件輔助天文教學，學生足不出戶觀看各種天文現象，相比書本上的講解更形具體化。「咁同講係兩回事，如果畀小朋友見到星空原來可以係咁，效果會好唔同。」

他指出，美國天文學雜誌《Astronomy》曾經介紹過紐約一間天文館的負責人，其對天文學的興趣正是源於兒時參觀天文館，從而對星



天文科教師曾睿德(左)表示，香港不乏對天文學天資聰穎的兒童。

中學生觀星開眼界

香港天文學會於今年暑假舉辦界界觀星營，為期3日2夜，共有88名本地中學生參加。營內活動包括天文知識講座、目視觀星、望遠鏡觀星及科普模型製作等。該會會長楊光宇表示，界界觀星營每年一度，今年是第3屆。縱觀訪問許多天文營的科學元素不多，希望通過是次活動加深中學生的天文基礎知識。

參加者林盈(17歲)指出，是次觀星營讓她經歷了人生中見過最多星星的一晚，使其歎為觀止。她坦言，剛入營的時候，對許多事物都感不耐煩。「獲派發星圖時，望一望星圖的背面，19蚊，我和朋友說『我畀番個星圖你，你畀番19蚊我吖』。」離開營時，她卻對朋友說，「不如你畀個星圖我，我畀19蚊你吖。」

奇幻星空人類渺小

她認為，觀星令她自覺人類的渺小，從前看見星空會覺得了無意義，但現在卻會產生許多遐想，希望將來能有更多機會去

空留下深刻印象。他認為，香港不乏在天文學上天資聰穎的兒童，在該校的一次觀星活動中，他的一位學生就「自動請纓」花費個多小時來調校天文望遠鏡觀察土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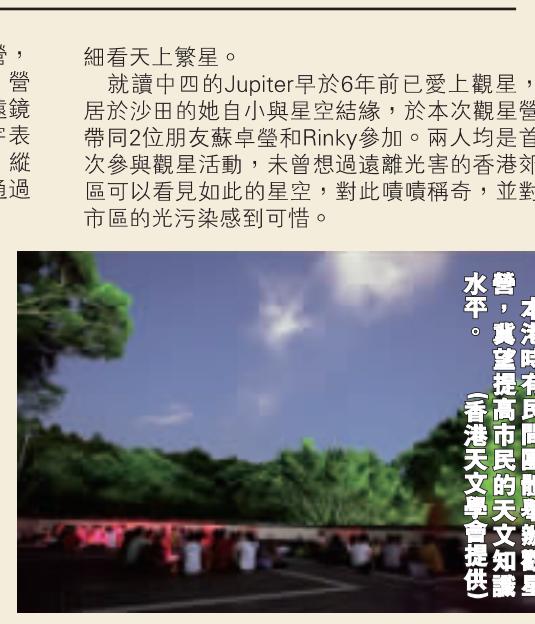
接觸星空機會鮮

天文教育顧問劉佳能認為，港人的天文知識水平有待改善。縱然新高中學制加入了天文科，惟小學常識科的天文課題卻未有相應改進，中學生在天文知識薄弱下恐怕出現銳接困難的問題，惜許多中學教師往往因天文根基不足而難以照顧學生需要。

「天文教育多年來都停留在小學階段，小學生有小學生的天文知識，大學生也是小學生的天文知識。」

他指出，本港學生即使學習天文科學，接觸星空的機會卻不多，曾有人向他表示，不明白為何萬里無雲就能看見星空。天文科老師往往只能循書本學習天文知識，以致在帶領學生活動時大感彷徨。

細看天上繁星。就讀中四的Jupiter早於6年前已愛上觀星，居於沙田的她自小與星空結緣，於本次觀星營帶同2位朋友蘇卓盈和Rinky參加。兩人均是首次參與觀星活動，未曾想過遠離光害的香港郊區可以看見如此的星空，對此讚嘆稱奇，並對市區的光污染感到可惜。



工，如果你問佢有唔唔識會點做，佢答會問你，咁一定唔請；如果一個學生只係識問老師，佢都唔會係一個優質的學生。」她坦言，該校其中一位天文老師在天文館成立之初對天文學是零知識，自學後已成為校內專家；另一位老師雖然較年輕，卻具備很深的天文學知識，協助學校發展天文教育，且感動了不少老師。

她承認，在香港推行天文教育仍然面對着人才以外的各種困難，終歸香港是以金融為主導的城市，而非以科學研究為主，天文科技的發展難以與外國某些城市媲美，況且天文科學耗費甚巨，各項發展總須有取捨，現時亦難以要求港府投放大量資源於天文科學。「政府的擔子很重，如果要搞天文，其他如地理、環保、古蹟都會出來搵佢攪手。」

資源將公諸同好

然而，港人不應自怨自艾，「自由社會中的權利應當由人自己去爭取，不單只科普有負面聲音，任何事都會有負面聲音，至於係咪事實，自由社會的條件就是要擁有會分析、有腦的人。」她重申，教育工作者應該具備遠見，需要走在時代前沿，不能隨波逐流，被人牽着鼻子走。若然連教育界人士都未能堅持，教育便好比衛星失去引力牽動，失去公轉的軸心。

「陳易希的成功同佢學校的校長好有關，其實

啟導學生

廣星雲(M16)形狀猶如一隻展翅的老鷹，位處巨蛇座的尾端。



佢原本好有可能變成邊青。」

她冀望，天文教育能夠充實學生的視野，「我希望沙呂的學生舉目望天，會係別具意義，可以分出東南西北，睇月相可以知道日

子，認出不同季節的星空。我亦希望沙呂的天文館能夠成為新界區內的一個天文教育站，未來能夠服務其他學校的學生，將資源公諸同好。」

手執星圖觀星樂



「天階夜色涼如水，坐看牽牛織女星」，要欣賞蕪蕪之美，其實毋須購買昂貴的天文望遠鏡，只需要一雙眼睛、一張星圖和一支紅光電筒，走進西貢、大嶼山等遠離繁囂之地，已經可以辨別各個季節的主要星宿。

古語有云「月明星稀」，觀星須避免在農

曆十五前後，以免滿月的光芒驅走星光。面對漫天星海，只須拿起星圖，對準方向和星體的圖形，便可以識別不同的星座。星圖分為旋轉星圖和每月星圖，旋轉星圖可以通過相應的調節了解不同時間的星空；每月星圖則可提供更詳細的星體資料，但只適用於當



月晚上8時至10時的星空，每隔2小時便要更換下一個月的星圖。

為了對準方向，初學者可以利用指南針、記清日落的方向，又或先循容易辨認及較明亮的星座入手，再根據星圖逐步辨別四周的星體。星體會由東方升起，向西方徐徐移動並落下，不同時間和不同季節的星空會不同，在一個季節的夜空停留時間最長的星體被稱為該個季節的星空。在四季空中，較易辨認的星體組合包括春季大弧線、夏季大三角、秋季大四方和冬季大三角(見圖)。

港人拍月球 德國出圖冊

天文教育循序開始，香港觀星縱然條件欠佳，卻有港人深信人定勝天，在光害嚴重的星空仍能以業餘級的裝備拍下大量專業級月球照片，更被海外專家賞識，於去年獲德國出版社出版月球圖集。

沙田第一城天台取景

該書名為《Fotografischer Mondatlas》，厚192頁，共收錄388張月球表面圖片，由港人朱永鴻(Alan Chu)及兩名海外天文攝影家拍攝，德國出版社OCULUM出版。現年65歲的朱永鴻表示，獲海外出版社賞識是意料之外，當初拍攝月球照片全為興趣使然，獲採用的月球圖片更有99%只是在沙田第一城天台拍攝，而非攀山涉水去尋找「觀位」；用於拍攝的望遠鏡為10吋的牛頓式反射望遠鏡，全套鏡面及腳架共值4萬多元，屬業餘級裝備。

他指出，月球是較為明亮的天體，容易在市區觀測，要拍攝月球表面亦毋須花費過高，4000元的短焦距望遠鏡已足夠初學者使用。許多人喜歡在農曆十五去欣賞「滿月」，但他提醒，滿月只宜於目視，不適合用望遠鏡觀測。據解釋，滿月時的月球表面受太陽光線直射，過分耀眼的光芒有礙觀測。農曆初七、八為上弦月，太陽光從側面照射月球，此時的光度最適宜觀測。

最佳拍攝時間在深宵

時間的把握亦相當重要，最佳的拍攝時間是深夜2至3時。他介紹說，太陽於每日6時後落下，但所發出的熱力仍停留在空氣中，這些



現年65歲的朱永鴻擁有數十年觀星經驗，圖為他的10吋反射式望遠鏡。

熱力會影響光線的前進，干擾月球影像。直至夜半時分，空氣轉趨平靜，光線受到的干擾減少，有利天體的觀察。由於冬季風速較強，空氣擾動大，故夏季的7、8月是最佳觀月月

份。他同時指出，月亮的升起時間在不同日子會有所不同，某些日子可能要3至4點才升起，甚至是黎明時分。觀月者應作事先計算，並應有一定的耐性。他坦言，自己曾多次駐足望遠鏡前數小時拍攝月球，其中一次在晚上9時開始，直至深夜3時才離去。

享受觀星啓迪人生觀

香港光害嚴重，市區只能觀察月亮，深空

版社採用，與兩位海外天文攝影家合推
朱永鴻所拍攝的月球照片，獲德國出版

月球圖集。
(朱永鴻提供)

觀星亦對朱永鴻的人生觀有所啟迪，「人和星星都有生老病死，太陽系浩瀚壯闊，但銀河系更大，所以人其實很渺小，不必過於重視物質。」